

塑造乡愁

——希腊建筑师在上海

Shaping Nostalgia Greek Architects in Shanghai

一百年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和洋行大班们在愚园路上建起了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安居之所，那是他们的“舒适圈”；一百年后，人去楼空，破败的洋房涅槃重生，这一回换作另一群人来赋予这些钢筋混凝土以新的生命。从隐秘的洋房私宅，到肩负两国形象窗口使命的“文化交流中心”，建筑的身份和功能变了，但或许对于建筑师而言，某些单纯的情感依然永恒——塑造乡愁。

One hundred years ago, adventurers and foreign trad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ilt a large number of houses in different styles on Yuyuan Road.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people have left, abandoning the buildings. However, the dilapidated houses were brought to life again by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From private secret houses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representing imag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identity and functions of the buildings have changed, but perhaps for the architects, certain emotion is still eternal—shaping nostalgia.



KCAI康希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建筑师 Kostas Chatzigeorgidis



世博情缘

希腊建筑师Kostas Chatzigeorgidis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十一年，他有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专业建筑设计事务所，KCAI康希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带领着团队完成了各种不同规模不等的设计项目，涵盖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以及室内设计等方面。带着希腊——这个充满建筑文化气息和灵感的国度之温度，Kostas在每一个项目中不停地探索，如何将现代城市的整体环境融入到每一个设计当中，并为之搭配最合适的材料与工艺。不论是在老建筑的翻新还是新项目的兴建中，他都展现着自己个性化的设计语言。

回到故事的原点——2007年。当时，Kostas只身前往陌生的上海寻求发展，这一决定在他的朋友们看来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这里没有多少咖啡馆，面包店或者西餐厅。我不得不开车去购买西餐食品，自己做饭。”Kostas这样回忆自己初到上海的生活。“但是上海是一个非常活力的地方。一旦你到达，你就能立即感受到，这里有多么巨大的潜力可能发生各种有趣的事情。”

后来的事实证明，Kostas的“嗅觉”没有出错。两年之后，他获得了参与设计上海世博会希腊国家馆的机会。他与同伴们为上海世博会带来了“浓郁的希腊一日生活”，把希腊城市生活的24小时浓缩成了12小时，即希腊馆对外开放的时间，遵循着与上海日出日落相同步的昼夜往复，复刻着地中海畔的浪漫日常。这一重要赛事的召开加快了这座城市的建设、开放和国际化，当然，也为Kostas带来了拓宽职业生涯的绝佳机会。一方面，康希建筑设计事务所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完成了越来越多的作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上海，也变成了一件越来越轻松的事情。“希腊酸奶、橄榄油、蜂蜜和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場越来越普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治愈了我的思乡之情。”而Kostas的最新一处作品——愚园路上的希腊馆，正是世博会后的“6+365”交易展示平台之一。从概念化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到具象化的进口产品，那里凝聚着“最好的希腊”。

洋房情结

希腊馆的前身是愚园路上的一幢有着百年历史的花园洋房。Kostas热爱上海的老建筑。此前，Kostas还有一个相当得意的老建筑改造作品，那是他自己的工作室所在地，香山路一栋老洋



楼的二楼。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对记者说：“我很喜欢上海的老房子，它们的历史和魅力是新建筑所没有的，所以在这里，我总是选择租老房子。我觉得上海最美的建筑之一就是香山路，在我工作室的对面。那是一个融合了意大利风格等元素的洋房，原来伊修女和修士居住，里面还有一座小教堂，从外面可以看到教堂的塔尖。”

——他说的正是皋兰路上的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在金守雄的《繁花》里，阿宝和蒂蒂从皋兰路的洋房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儿是半个卢湾区”。眼前所见的，正是让Kostas心醉神迷的香山路。

隔了渺远的时空，百年前香山路上的异国乡愁，依然通过建筑在Kostas的内心深处得到了某种相通而回应。“大约100年前，一些欧洲人来到这里造了房子。当时没有飞机，一地旅行需要很长时间，他们可能花一个月从欧洲来到这里，五到十年后再回到欧洲。当时，他们来这里，真的是为了安居的。”正因如此，他们留下了一些好建筑。“这些欧洲人用的是考究的材料，他们用炉灶让房子变得舒适，他们喜欢挑高的空间，木质地板等等，这些都给房子带来了魅力。”时光流转到今天，作为老房子新的主人，Kostas把房子小心地漆成了复古的绿色，依照老派的制式，在房间中央那面墙体地嵌入了一个装饰用的老式壁炉，又在上方挂了一串并不那么传统的霓虹灯。而真正为老房的冬天带来实质上的温度的，则是现代化的地暖和空调。“你拥有了一些自由和创造力，但你的尊重古老的结构。”Kostas如是说。

“再造”希腊

现在，让我们回到希腊馆。这原是一栋建于1939年的双子座，也承载着希腊知名企业家Kontomichalos夫妻的理想：把它改造为一座带有浓浓地中海风情的中希文化交流中心，展示希腊在历史、自然、旅游、美食等方面的特色，把最好的希腊带给中国。

选址的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最终恩同路735号的出现，恰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希腊集团董事长Sophia Kontomichalou形容，它“天



生是一处希腊元素可以安放的地方”——希腊人是酿造葡萄酒的鼻祖，这里恰好有一间可以用作酒窖的地下室；其次，这里有一个足够大的花园，可以容纳下一个人的露天泳池，用来映衬千里之外希腊的湛蓝景象；当然，历史老建筑的渊源也与六千年文明的希腊相得益彰。

选址一经选定，Kostas开始了漫长的改造工作。“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很久没有人打理的老房子，有人做了一些糟糕的翻修，窗户是简单的铝合金窗，里面的地板用了廉价的材料，室外花园里杂草丛生，树木疯长。”而在耐心的清理工作之后，老楼优美的影骨从历史的尘埃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重建的第一步，从建筑结构的加固开始。“老楼的地板损坏严重，同时，当底下的地铁运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震动，对此，我们用金属和木梁对地板进行了加固。考虑到上海冬天的气候特点，我们又加了地暖。”Kostas说，“幸运的是，天花板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们只需要把旧的横梁拿下来，送去工厂加工，然后再原样装回。现在你所能看到的顶楼三角天花板，基本上就是80年前的原貌。”他细语讲，你会发现房梁木头因腐蚀而留下的洞孔，那是时间的痕迹，是底蕴，亦是智慧。如今，希腊馆顶层的私人空间被称作“智慧谷”，是全球领袖俱乐部的高端会议场所。房间还原了1939年上海“东方巴黎”别墅的历史风貌，人字形的梁架下，原木材质配合着墙内的藏书，弥漫出自然和古典的香气。

在建筑的整体外观上，Kostas采用了纯白色的希腊大理石。简洁的线条和设计，仅仅在几年之前，仍然在中国的环抱中显得格格不入的存在，然而现在，这种微妙的优雅尺度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接受并认可的审美倾向。“我试图将希腊的历史与现代性相结合。”Kostas在他的建筑中所用到的材料、形状和颜色，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数千年希腊历史、艺术和哲学的启发。在此基础上，他又创造了自己的设计语言：将形状拉长或拉短，改变其光泽，从而让它们显得更加现代。



与此同时，如何让改造后的建筑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生，也是Kostas考虑的一大问题。显然，他不愿意自己的作品看上去太过突兀。通过一系列的细节，Kostas让它与相邻的老房子保持了某些相似性。比如屋顶上的瓷吻，他选择了米白色，既呼应了希腊的白房子，又与邻楼的颜色相近；二楼的阳台，在上海本地的铁门铁窗之外，拆换的木百叶又体现了欧洲的风格特色。此外，又一次地，壁炉在希腊馆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被认为是家庭团聚的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中，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对应炉火、家宅的保护女神赫斯提亚。Kostas在原本壁炉的位置上，用来自希腊的白色大理石打造了新的壁炉——不同于想象中的“摆设”，它们可以燃烧。当然，如何顺利燃烧让Kostas颇费了一番心思。

“我希腊所拥有的一切都会给人一种在希腊的感觉，但并不是直接的复制，而是一些微妙的联系。”Kostas说道，“对于来访者来说，他们会不同的东西感兴趣：喜欢历史的人会注意到雕塑和画，喜欢食物的人可以去厨房上烹饪课，喜欢自然的人，则会去花园。我希望让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空间。”

于是，Kostas的“再造希腊”便是一个不断引入希腊元素，并让它们与本地元素和谐相融的过程。雕塑随处可见：花园里摆放着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雕塑，与之相衬的是健康女神海吉亚，她们代表着希腊人引以为豪的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入口处的历史大厅，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是胜利女神的雕塑，那也是“nike”名字的最初来源；在她的附近，还有两幅描绘“半人马战役”的帕特农神庙浮雕，以及形形色色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的作品。

一楼的厨房，被认为是整个建筑的核心。来访者可以在这里学习希腊食谱，或是如何制作橄榄油；楼上“米诺斯”里举办的宴会，餐品就是出自这里。据Kostas介绍，米诺斯是希腊最早的文明之一，“他们太懂运用了像鲜血或葡萄酒那样的深红色，我们对此进行了再创造。”深红色由此成为了米诺斯的主题色，装饰则采用了米诺斯宫殿中发现的花饰、神兽等形象。这与一楼古典的橄榄油、深海鱼、油金色，以及二楼受希腊影响的蓝色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后者被认为是分别象征了当代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地道的爱琴海风情。

